腾冲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丛书

白族卷

何马玉涓　编著



云南大学出版社

供稿单位：腾冲市民族宗教事务局
腾冲市音乐舞蹈家协会

腾冲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系列丛书

白族卷

丛书主编：蔡永万
副 主 编：马天菊　张瑞宏

何马玉涓　编著

云南大学出版社
YUNNA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腾冲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系列丛书. 白族卷 / 何马玉涓编著. — 昆明 : 云南大学出版社, 2018
ISBN 978-7-5482-3536-1

Ⅰ. ①腾… Ⅱ. ①何… Ⅲ. ①少数民族—民族文化—研究—腾冲县②白族—民族文化—研究—腾冲县 Ⅳ. ①K280.7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15327号

策划编辑：陈　曦　段　然
责任编辑：陈　曦
封面设计：庄海萌

腾冲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系列丛书

白族卷

何马玉涓　编著

出版发行：云南大学出版社
印　　装：云南金伦云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：787mm×1092mm　1/16
印　　张：12
字　　数：183千
版　　次：2018年10月第1版
印　　次：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　　号：ISBN 978-7-5482-3536-1
定　　价：42.00元

社　　址：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（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）
邮　　编：650091
电　　话：（0871）65031070　65033244　65031071
网　　址：http://www.ynup.com
E-mail：market@ynup.com

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厂联系调换，联系电话：0871-63335753。

腾冲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系列丛书　白族卷

供稿单位　腾冲市民族宗教事务局
　　腾冲市音乐舞蹈家协会

丛书编委

顾　　问： 何　伟　赵碧原　庄　宇　李　艳　兰　彬　张志芳
　　李　屏　张绕良　方宇正　卞善斌　李成文

总　策　划： 蔡永万

执行策划： 马天菊

主　　编： 蔡永万

副　主　编： 马天菊　张瑞宏

编委会主任： 马天菊

编委成员： 罗建国　郭美香　囊恩庆　王　娟　张李依君
　　傅筱雅　杨　吉　索绍香　罗凌云　谢尚金
　　杨杏文　刘尚科　林枝鹏　杨会华　杨成纲
　　杨明艳　李玉飞　谢大斌　李　强　董必昌
　　张少华　房正艳　李会华　杨庆花

图像拍摄： 艾怀森　高登泽　杨家德　马天菊　陈爱辉
　　杨明艳　潘新成　萧　璇　王树英　刘其岩
　　赵　凌　朱　燕　寸玉鹏　谢湖高　李继武
　　杨　娟

艺术培训指导： 李素娟　刘维玉　赵　梅　杨玉仙　李自玲
　　陈云华　孙　蕨　李自萍　刘　琼　李继华
　　杨立成　雷　秦　谭小萍　龚丽萍　周　玲
　　王嘉兰　段成金

序

一个文化自觉的时代是全民坚定“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”的时代。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到文艺工作，从学术研究到文化事项的创新，都是以文化自信作为底气，为国家的文化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，构建出中国的特色文化，并指明其发展的动力与目标。

作为一个汉文化为主体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边地城市，民众的民族自信、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显得尤为重要，文化自信能够推动腾冲少数民族文化艺术进入自觉发展阶段。与此同时，当下民族艺术的繁荣发展又影响着文化自信的形成与坚守。

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，腾冲民族文化蓬勃发展，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注重创新性发展，体现着一种充满自信心的文化气度。文艺工作者也一直在为腾冲市传统文化的挖掘、保护与传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腾冲，以她特有的文化魅力，吸引着各界人士，如同一坛飘香的陈酿，亦如一本厚重的书。

在完成了《腾冲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系列丛书——傈僳族卷》之后，《腾冲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系列丛书——白族卷》也出版在即。白族，是一个勤劳、智慧的民族。虽然腾冲白族人口并不多，但白族人民以自己的智慧与汗水为腾冲的繁荣与发展添砖加瓦。这本书对腾冲的白族源流进行了梳理，对民间文学进行了收集、整理，对腾冲白族的艺术文化生活进行深描，通过对文化

自信与民族艺术的阐释，让更多的人对民族艺术发展走向展开更广、更深的探讨。

我希望，通过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不断提高民众文化自信与文化担当，让民族文化艺术形成良好发展态势，发挥好边地“国门文化”的作用，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。

是为序。

蔡永万

目 录

第一章 足 迹 1

文化叠压下的多元性 2

地域：从大理到腾冲 9

第二章 记 忆 25

甲马：白族信仰的直观表达 26

神话、传说与故事 36

第三章 生 活 101

习俗的传承与变迁 102

“乐”的交融与复苏 162

后 记 187

第一章　足　迹

铺满青苔的古道
骡铃声　依稀
一队白色的身影
带着技艺　背上盐
走过洱海
到这葱郁世界里
停下来
和其他民族一同
繁衍　生息
然后　骄傲地说
我们是　腾冲白族

文化叠压下的多元性

白族的形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，学术界曾经对白族起源及其形成过程展开过深入的讨论，形成了“外来说”“土著说”和“融合说”等不同认知说。“外来说”认为白族的先民由外地迁入洱海区域；“土著说”认为白族是起源于洱海区域的古老族群。现在，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古发现，洱海古代族群的历史状况已相对清晰，白族起源于秦汉时期洱海地区的原住民“昆明之属”的观点受到学术界的重视。[①] 迄今为止，关于白族族源问题的讨论，尚未得出一致的看法，但从这些研究中可以肯定的是，白族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受到了多种文化的叠加整合，从而形成了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体系，这体现在白族的口传文学、节日仪式、生活习俗、信仰认知中。



图 1－1　洱海（杨娟摄）

① 赵寅松主编：《白族文化研究》，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，第 80 页。



图 1－2　洱海（杨娟摄）

先秦时期

以稻作栽培为标志的新石器文化开始发生于公元前 2000 年的洱海周围地区，由于大理冰期覆盖了海拔较高的滇西和全部云南腹心地区，因此，距今约 4000 年的宾川白羊村新石器文化遗址，仍然是云南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最早遗存。[①] 在讨论白族族源时，因为缺乏文献上的记载，大多数学者都忽视了这一部分。当时的“古代洱滨人”经营原始农业，同时以狩猎、捕鱼为生活来源。海门口遗址显示，当时的人们种植水稻及其他农作物，并能制造石器、陶器、铜器。以他们为主体不断融合后来南迁的僰人、叟人和汉人，到唐宋

① 参见《白族简史》第二章“洱海和滇池地区的原始社会”，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。

时期形成为民族。[①]

秦汉时期至唐朝前期

秦汉时期至唐朝前期，开始出现族群迁徙，形成民族大融合。首先是两汉时期的僰人西迁。僰人是构成白族的一个重要分支。林超民认为，僰人是氐羌的一支，先秦时期由湟水流域南迁到岷江以西的青衣（今四川雅安地区），汉初僰人已循岷江向南到达犍为（今四川宜宾地区），以道为中心建立“侯国”。大约从战国开始，秦国向巴蜀拓展，僰人被迫继续南迁，在流动中未形成大的部落邑聚，故未载入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。东汉时，僰人到达滇东北，并成为朱提郡（今云南昭通地区）的主要居民。从东汉末到两晋南北朝时期，僰人向滇池和洱海地区迁徙，当时出现的“下方夷”当是“从朱提迁出而无下落的人”。其次，当西汉初年还没有开拓“西南夷”时，滇池地区与巴蜀很早就有商业往来，文化关系密切，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说，巴人始祖“禀君于是君乎夷城，四姓皆臣之。禀君死，魂魄世为白虎，巴氏人以虎饮人血，遂以为祠焉”[②]。白族先民以虎为图腾，有崇拜虎的习俗，不能不考虑其间的文化关系。最后，楚人和秦人是最早进入云南的汉族先民。“元封二年，天子发巴蜀兵击劳浸、靡莫，以兵临滇。滇王始首善，以故弗诛。滇王离难西南夷，举国降，请置吏入朝。于是以为益州郡，赐滇王王印，复长其民。”[③] 汉王朝募徙死罪（破产而犯罪的劳动人民）及奸豪（商人）到滇地区从事垦殖，驻戍士卒也从事垦荒屯田，大批汉人移入云南。

---

① 马曜：《白族异源同流说》，《云南社会科学》，2000 年第 3 期，第 65 页。

② 杨家骆主编：《后汉书》卷八十六（列传七十六），鼎文书局印行，1987 年，第 2840 页。

③ 司马迁：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，中华书局 1982 年版，第 2997 页。

从先秦到汉代进入云南的楚人、秦人和汉人有一部分迁徙到洱海地区。两晋南北朝是云南境内民族大迁徙和融合时期。滇东夷化的汉族“大姓”和汉化的“叟帅”联合四川的成汉政权，反对晋王朝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，遭到晋王朝的残酷镇压，使东汉时期经济文化一度颇称发达的滇东北变为废墟，这时居住在那里的大部汉族屯民和叟人迁到滇中和滇西地区。①

南诏大理时期

南诏国、大理国是白族及其文化形成的时期。

第一，南诏国兼并东部爨区后，“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”。南诏国脱离唐朝之后，南诏的政治中心在滇西，同时，南诏国先后以各种方式使滇西的“白蛮”大量吸收了汉族人口和汉族文化，滇西洱海地区“白蛮”人口增加；“白蛮”民族的经济、文化中心也从过去东部滇池地区一带转移到了滇西的洱海周围。②

第二，南诏国虽然是以乌蛮首领作为统治者，但大臣几乎都是白蛮中的贵族，白蛮在南诏的政治和文化方面起着实际上的支配作用，作为南诏统治区域内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民族，其文化成为南诏文化的代表。

第三，大理国时期，大理国与宋王朝具有密切的商业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，汉文化继续得到大量的吸收。

南诏国、大理国绵延的六个世纪，白族文化的主体特征和要素基本确定。所以，本书以南诏国与大理国时期作为一个凝聚点，剖析出组成当时大理文化的各个文化因子，以及将各种文化因子杂糅为一种组合形式需要的因素。

南诏国、大理国政权的建立、巩固和发展不仅建立在西南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之上，更重要的是对中原地区民族文化的吸收和借鉴。这一方面

---

① 马曜：《白族异源同流说》，《云南社会科学》2000 年第 3 期 ，第 65 页。

② 尤中：《云南民族史》，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，第 134 页。

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宽容，兼收并蓄，在民族融合的区域，各民族之间从生活和观念上不自觉地进行了交汇融合；另一方面表现为有意识的模仿，吸收外来文化。如南诏国时期的大理各民族对大唐文化有着强烈的趋同意识，是一种对优势文化的自觉靠拢。

这种开放性质是由特定的历史因素所决定的，与很多长期处于封闭的民族不同。截至南诏国时期，大理区域的表层文化特性是创造南诏文化的主体民族——白蛮和乌蛮的民族特性，但是由于该区域民族文化的多源、多元、立体的特征，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文化分析则发现，该区域的文化是复杂的，是一个多种文化叠加、文化层积的体系。所以，在此运用通过借鉴考古学的“面临若干先后时期的文化堆积层，对之的分层研究，可以描述该区域的考古文化层积关系，揭示一定区域复杂、立体的文化形态”① 的方法而创立的文化叠压带学说，来对大理白族文化进行分析。

（一）底层文化

洱海区域的原始民族群体文化是构成白族文化的底层部分。这个时期的族群及文化由于处在文化叠压带的底层，容易被后来的族群及其文化掩盖，处于一种隐性的状态。

（二）氐羌文化

僰人、叟人、昆明人都是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，而这些民族都是构成白族的主体民族。他们的文化对白族文化影响重大。

---

① 黄泽：《文化叠压带：多民族杂居区域的文化层积关系》，《广西民族研究》，2000 年第 1 期。

（三）汉文化、白蛮文化

两种文化是相互交融的。在白族民族文化形成的过程中，白族不仅受到汉文化的深远影响，而且由于大量汉族融入白族之中，在血缘上与汉族关系密切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它并没有丧失自己的文化，而是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形成自己特有的文化体系。



图 1－3　白族形成的文化因子及文化叠压



图 1－4　白族形成之时洱海区域的文化叠压

明清时期

自明朝开始，云南“夷多汉少”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明代以屯田形式开始大规模地移民屯田，先后迁入云南的汉族人口总数，远远超过当时云南境内任何一个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。汉文化对白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南诏后期直至元代的“白族化”过程被明代的“汉化”过程打断，苍洱区域复归为白族的主要聚居地。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的兴办也大大促进了

白汉文化的交流，儒学等汉民族学说深入民间，使得白族民间汉文化水平提高。这个时候汉文化大量传播，从洱海区域传播到更为偏远的地方，这也可能导致汉文化居于文化叠压带表层。

白族文化　汉文化
汉文化　白蛮文化
白蛮文化　乌蛮文化　唐文化
氐羌文化
洱滨人文化

图 1－5　洱海区域的文化叠压



图 1－6　大理民居（赵凌摄）

地域：从大理到腾冲

大理作为白族聚居区，成为辐射周边的白族文化核心圈，迁徙到其他地区的白族民众带去了本民族的文化，包括手工技艺、信仰、习俗、口传、乐舞等方面，并承继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，与当地文化不断融合，形成了地域性特征。



图 1－7　腾冲城（杨家德摄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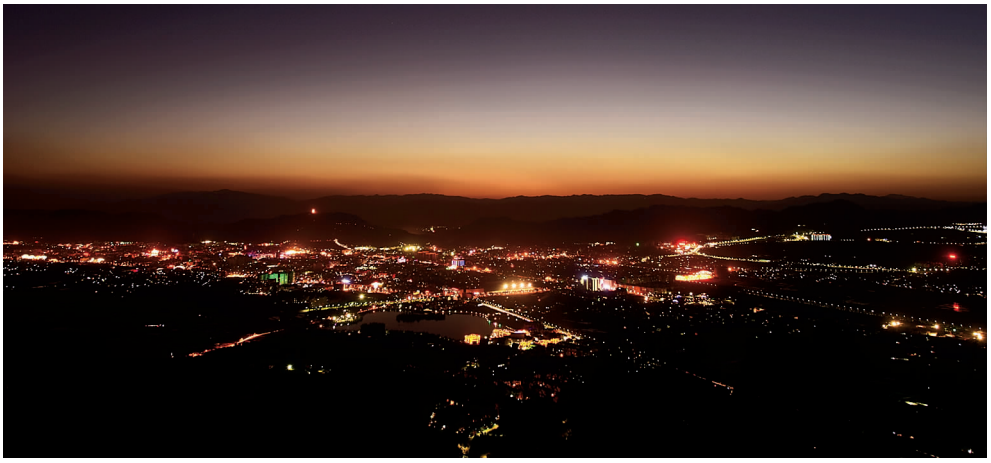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－8　腾冲城夜景（杨家德摄）

关于白族先民对腾冲的影响，学界也有着明确的认知。如“哀牢九隆神话”映射出一段民族融合、分化的历史进程，僰人、叟人以及汉人，形成了一个对滇西影响较大的民族共同体，被称为“白蛮”。哀牢一带成为白族、彝族等民族先民繁衍生息的重要地区。自唐代开始，保山、腾冲亦成为白蛮主要聚居地，甚至有关于行使管理权力的明确的史料记载。直至明清时期，历史发生了巨大转变，中央朝廷的屯边政策，让腾冲的民族格局随之改变，汉文化从中原传到边地，并得到较为完整的传承与传播，使腾冲成了一部遗落边地的“汉书”，使清末之前，腾冲鲜有以“白子”或“白人”自称的民族记载。

清末，拥有较高文化水平、手工技艺水平和商业意识的白族人口陆续从大理、云龙、鹤庆、剑川等地迁入腾冲地区，聚集于腾冲界头镇，散居于县城以及和顺、古永、明光等地，用他们的脚丈量着大理到腾冲的山道。其中，险峻的高黎贡山是其必经之路。



图 1－9　古道（艾怀森摄）